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一三一回 空靈洞並陷鳳春 金丹河同沉老道

金光退，二子各持利刃，上前吼曰：「何處妖精，敢在此間戲吾道妹？」男子曰：「吾非山妖水怪，乃赤衣童子也。見得道姑貌美，意欲擒回空靈洞，成其夫婦。如許則罷，倘違吾意，吾必將爾二人而並誅之。」二子聞言大怒，遂與戰，赤衣撻伐驍勇，椒、蜻二子幾乎接應不暇。正在酣鬥，忽西北角上風聲響亮，竟抵二子之前。風車中跳出二位女娘，謂赤衣童子曰：「蜂妖雙敵於爾，吾姊妹恐爾有失，特來助之。」赤衣童子曰：「爾輩情姑、意姑乎？」二女答曰：「然。」赤衣童子曰：「如此，吾不畏蜂妖矣。」五人於是戰在一團。

情、意二姑殺法更勝，戰未片刻，已將二子截成兩路。情姑力戰椒花子，意姑力戰蜻飛子。赤衣童子無有接戰之人，瞥見金光立於前面，急將風車駕動，上前擒之。金光道姑見來勢凶勇，讓過了猛虎下山之勢，然後轉身接戰。赤衣童子笑曰：「爾前侍爾道兄以戰吾身。今有情、意二姑與彼分戰，已不知敗去何所？吾實諭爾，好好與吾成就夫婦，同入空靈洞府，享受清閒焉。」金光罵曰：「山妖蠢才，爾不自量出身何等，妄想仙姑作配。吾無他說，惟與爾戰死方休。」赤衣童子曰：「美人何須性急。夫婦為人之大倫，以吾匹配爾躬，又何辱爾？」金光不復話，舉劍直刺。赤衣童子且戰且言曰：「爾乃嬌女弱質，堪憐玉手纖纖，如何戰得過男子？」金光聞言氣極，劍法已亂。赤衣童子正待欲擒，只見金光面赤如桃，氣喘不息，風車一展，望西而逃。

又說三緘在講道臺提及鳳春、紫花娘，舉鏡一照，二人啞然僕地，自覺神魂出了萬星山，乘風飄蕩，搖搖不定，倏東倏西。轉眼間，風車迅速，竟從西角而下。正遇金光慌慌張張，見鳳春、紫花娘並立雲頭，大聲呼曰：「二道妹，快來救我！」鳳春曰：「爾為誰？呼救何事？」金光曰：「吾乃金光道姑，為赤衣童子追逐甚急。望其救援，同回萬星臺，習乃大道。」鳳春曰：「若然，爾且站過一旁，彼如來時，有吾姊妹接戰。」金光得此幫助，其心始安。

赤衣童子追至此地，不見金光，又見二位道姑擋著去路，因吼之曰：「何處女妖，敢阻吾路？」鳳春曰：「爾欲何往？」赤衣曰：「金光道姑與吾有夫婦緣，正欲擒之，爾何將彼隱藏，而阻吾去路也？」鳳春曰：「金光道姑乃仙宮門徒，棄絕紅塵久矣。爾敢以戲侮之語來辱仙姑乎？」赤衣曰：「爾言若此，大約善戰。請上前來，吾並擒回，以為鼎足之樂。」紫花娘大怒，持劍相刺。赤衣力戰二女，毫無畏懼。

戰約數合，掉頭便走。二女追逐十餘里，未知何往，渺不見形。折轉身來，攜著金光手兒，剛向南行，後面忽然風聲大震，喊殺不絕。回首視之，雲內三人持叉品立，三女於是各戰一人。赤衣童子曰：「今日吾三人與爾三美決一死戰，吾戰不過，願死爾手。爾戰不過，擒回洞去，以與吾等成為夫婦焉。」鳳春曰：「爾姑娘不殺無名之輩，後來二子是何人哉？」一白袍書生笑而言曰：「吾乃白巾童子。」一黑衣書生笑而言曰：「吾乃玄冥童子，皆與爾輩有夫婦之緣也。」三女聞說，各持寶器，各戰一人。

戰了一晝一宵，三女力不能支，乘風欲遁。三童子忙在懷內取出捆仙繩索，拋於空際，當將三女束定。三童子拍掌大喜曰：「吾三人各得一美，夙願可成矣。」欣欣然將此三女擒回空靈洞，強彼成親。三女不從，童子各弔一人，力鞭數百，三女遍體已無完膚。鞭罷，赤衣曰：「且將三美幽禁後洞，若仍執拗，明日又弔拷之。」遂命數大漢子一一解下，推入洞後，關鎖而去。其洞昏黑如漆，不時悶氣逼人。金光道姑暗謂鳳春曰：「從則棄道，不從則必死。爾與紫花道妹心願如何？」紫花娘曰：「今日吾在蓬廬，師傳吾出，與鳳春姊妹立於臺下。

不知何故，飄飄蕩蕩，天外閒遊，此必仙師以幻鏡相試也。寧可一死，決不可從。」金光曰：「妹言甚是。」鳳春尚欲有活，三童子已在洞外呼曰：「三位美人可從吾否？如其從也，吾等各配一婦，以為百年偕老。否則，必將烈火焚爾身軀。」鳳春誓言：「願死烈燄之中，污辱吾輩之言，休再出口。」赤衣童子謂彼二童子曰：「賤婢不受抬舉，可即放火入洞以焚之。」言此，只見洞外火光亮處，烈燄騰騰。金光曰：「吾等性命休於此矣。」鳳春曰：「吾姊妹死得清白，此心此念，上天可對，仙師亦可對也，有何懼戰？」言猶未已，火近身邊，圍繞燃燒，不堪痛處。

正無可為計，倏然火內一聲大震。三道姑驚而視之，非空靈洞，乃講道臺耳。三緘曰：「不貪塵世婦和夫，願死留真世罕無；烈火煉成金玉器，何難舉步到蓬壺？」贊畢，仍命歸廬。

恰遇西山道人傍臺而過，三緘照以玉鏡。西山坐於臺下，不言不語，早已魂魄飄忽，空際遊行。俯視下方，山水清奇，林木茂密，好似當日長壽村莊一般。觸景生情，胸懷故址，遂將風車扭定，斜斜而墜，止落村北石崖之下。舉目四望，故址依然。西山暗想：「自離是洞，從師習道，久未歸之，今日到斯，且下洞一視。」即時縮身入洞，竟至洞底。內一女子，居中坐定，旁立二丫結，左右分行。丫結見得西山，向前詢曰：「道長何來？來茲何事？」西山曰：「吾乃西山道人，是洞乃吾修煉之所。何處妖女敢霸佔耶？」丫結聞得「西山」二字，堆下笑顏曰：「吾家姑娘道號懷春，常對吾言，與西山道人有姻緣之份，因而不辭千里前來尋覓。及入洞府，未識道土何之。詢及當方，言已從師習道去矣。吾家姑娘故就居此間，以候道土翻，配為佳偶耳。」西山曰：「爾告賤婢，吾心願成大道，久絕塵緣。從此不復歸來，是洞任彼居住。切勿在此與妖作怪，以害村人。」懷春聞之，急至西山身旁，牽著衣而嬌聲言曰：「妾候夫君已歷四載，今日相晤，應如妾願，何忍拋妾而去乎？」西山曰：「吾何時與爾結得此緣？」懷春曰：「自有仙神指點，妾始癡情如是。不然，天下之丈夫多矣，何獨屬意於君？」西山道人見其言詞婉婉，幾為所惑。回想道不易造，如其墜入孽海，此張獸皮何能脫之？於是硬著心腸，厲聲言曰：「賤婢子，一切胡言，吾不耐聽爾其自討方便，速速遠避焉。」懷春曰：「爾不從耶？」西山曰：「不從，爾又怎樣？」懷春曰：「妾自有制爾之法。」遂命丫結持索在手，來東西山。西山怒髮如雷，將袖一拂，當把丫結掀倒，飛出洞外。懷春手提畫戟，隨後追擊，與之大戰半空。西山道人只言女兒弱質，能有幾許本領？誰知懷春力大無窮，西山非其所敵。略戰數合，即便敗下，驅風而遁。懷春不捨，愈追愈遠。

追至西北角上，又有兩男兩女正在酣戰。西山奔至，二男遂上前，極目視之，乃椒、蜻二子也。二子見得西山，喜而言曰：「西山道兄，快來助吾！」西山曰：「吾陣尚無人助，安能助爾？」二子曰：「爾與何人廝殺？」西山曰：「懷春道姑強吾成配，吾不應允，因而彼此相爭。」二子曰：「爾勝乎，敗乎？」西山曰：「吾勝數陣，被彼追逐至此。」二子曰：「爾既得勝，彼何敢追？」西山曰：「吾被懷春殺得昏昏濁濁，也不知吾勝彼，彼勝吾。敢問道兄又與何人爭戰？」二子曰：「金光道姑被赤衣童子追逐，恰遇吾等雲遊天半。目極金光大敗，心甚不服，上前接戰。戰未片時，空中倏來二女，一名情姑，一名意姑，並不問及來由，反與吾二人爭戰不已。吾二人勢已難支，故見道兄求助一二，不料爾亦敗將也。將如之何？」正言談間，只見三位女娘笑聲嗤嗤，交相拜舞。窺其動靜，似同師習道者然。拜舞以還，品立雲中，向三人而告之曰：「爾三人能順吾姊妹，結為夫婦，則萬事皆罷。如不允焉，法器拋時，恐無活命。」西山曰：「欲吾順爾，休存此想。爾有法器，盡管拋之。」三女娘怒，各在懷內取出亂絲一束，拋在空際。

霎時天昏地黑，日月無光。三人呆呆而視，未審是何法寶，如此厲害。無何，狂風大作，亂絲蓬蓬落下，將身束捆，動作不得。但見三位女子向地而指者三，地下復起旋風一股，意把三人吹去，不知落於何方。